

(修订版)

张学英 张会 编著

汉英·英汉 习语大全

**A Comprehensive Dictionary of
Chinese/English Idioms with
English/Chinese
Translations**

(Revised Edition)

一部“新、准、全”的鸿篇巨著 / 集汉英两门语言的核心和精华于一体

收条广泛齐全
译文确切详尽
例句典型适用
注释详实有据
体例严谨统一

汉语习语条目3.5万余条，英语习语条目近2万条，译文近20万条，
例句2.6万余条，注释近1800条，辨析400余条

清华大学出版社



NUAA2014013253

H313.3-61
1020.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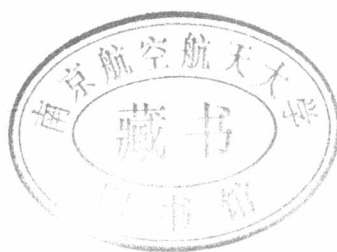
张学英 张会 编著

汉英·英汉 习语大全

(修订版)

**A Comprehensive Dictionary of
Chinese/English Idioms with English/Chinese Translations**

(Revised Edition)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2014013253

内 容 简 介

这是一部“新、准、全”的大型汉英·英汉习语辞书,是一部集汉、英两门语言精华于一体的鸿篇巨著。该辞书共收录汉语习语 3.5 万余条和英语习语近 2 万条。配有译文近 20 万条,例证近 2.7 万条,注释近 1800 条。此外,还加编了 400 余条辨析。

该辞书能满足广大语言学习者、翻译工作者、从事外贸外务和旅游等工作的涉外工作人员、英语教师、大专院校师生、英语自学者以及进修汉语的外籍人士等读者群的需要,是一部权威的双语工具书。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英·英汉习语大全/张学英,张会编著. —2 版(修订版).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
ISBN 978-7-302-31882-8

I. 汉… II. ①张… ②张… III. 英语—社会习惯语—词典—汉、英 IV. ①H313.3-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74847 号

责任编辑:刘细珍

封面设计:常雪影

责任校对:王凤芝

责任印制:李红英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tup.com.cn>, <http://www.wqbook.com>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A 座

邮 编:100084

社 总 机:010-62770175

邮 购: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量反馈: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 装 者:河北新华第一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76mm×251mm

印 张:133

字 数:5200 千字

版 次:2005 年 7 月第 1 版

2014 年 2 月第 2 版

印 次:201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2500

定 价:338.00 元

产品编号:051307-01

《汉英·英汉习语大全》于2005年问世,有幸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并承蒙众多专家学者的关注,编著者感激不尽。本着对读者负责的精神,自本辞典出版发行以来,编著者不敢存丝毫懈怠之心,反复对其审阅,发现之讹误均一一加以订正。为顺应市场需要,并配合清华大学出版社的要求,《汉英·英汉习语大全》(修订版)(*A Comprehensive Dictionary of Chinese-English Idioms with English-Chinese Translations, Revised Edition*)应运而生。

基于《汉英·英汉习语大全》(修订版)的收条原则,结合许多宝贵意见,编著者觉得有必要在此特别强调一下:本辞典分为汉英、英汉两大部分。汉英部分收条以广义的习语为对象,其条目下的译文绝大部分为对应的英语习语,兼收了一些直译、意译,其中包括短语、句子、单词,译文比较综合广泛;而英汉部分所收条目全部是在汉英部分中以译文形式出现的地道英语习语,且其条目下的译文又全都是汉英部分中以条目形式出现的对应的汉语习语,因此,英汉部分收条有其针对性、局限性。就汉英、英汉两大部分而言,后者对前者起着索引的作用,通过同一条英语习语条目,将许多同义的汉语习语归并在一起;同理,在同一条汉语习语条目下,集中了大量同义的英语习语。比如,汉语习语“与世长辞”条目下就选收了168条对应的同义英语习语译文,而英语习语“at the end of one's resources, (to be)”条目下也收录了42条对应的同义汉语习语译文。所以,本辞典中汉英部分是母体,英汉部分与之密不可分。本辞典最大的特色是:在近20万条译文中,绝大部分都是彼此对应的习语,且用醒目的粗体显示,这为读者学习、研究地道的汉、英习语搭建了一座便利的桥梁。

在修订版中,编著者尽可能纠偏去弊补漏,从各种途径吸收资料,大到巨著辞海,小到报章杂志,或网络新语。修订版基本保留原辞典的风貌,并在此基础上,增加了1500余条新条目,如近来高频率出现的“打黑除恶”、“科教兴国”、“啃老族”、“求真务实”、“扫黄打非”等;英语新词新语“neet”、“Cashback!”、“Easy tiger”等也以译文或条目的形式出现在修订版中。本次修订过程中,编著者补充了720余条例证,这其中大部分是从最新的权威刊物和网络中吸取。另外,修订版还加收了85条注释,大都是从《圣经》、《伊索寓言》等经典名著中获得出处。辨析虽只另收了25条,但对一些原有的辨析作了更改,尽量有辨别有分析。译文也相应添录了7000余条,包括直译的、意译的,以及对应的地道习语译文。

在修订的进程中,编著者力争做到收条广泛允当,译文准确丰富,例证典型实用,注释详实有据,辨析精准独到,体例严谨统一。让《汉英·英汉习语大全》(修订版)成为“新、准、全”的大型双语工具书是编著者毕生的追求和愿望。虽则殚精竭虑,无奈绠短汲深,倍感心余力绌。修订版中,还难免存在许多不足之处,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更盼专家学者不吝赐教,以利不断修订,使之更臻完善。肺腑之言,尽述于此。

编著者

2012年12月于珞珈山

汉语和英语,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所蕴含的习语,浩如烟海,灿若群星。众所周知,习语有简洁明快、要言不烦、画龙点睛之特点。用之恰当,可达词简义丰、形象生动、透彻犀利之效。无怪乎同样就习语而言,有的学者喻为“菜肴中的盐”,有的专家比作“食物中的维生素”,有的辞书视为“语言的核心和精华”,而有的词典甚至称作“语言的生命和灵魂”。诚然,习语这种富有表达力的语言材料,在英、汉语中均占有毋庸置疑的重要地位。从语言交流角度综观当今形势,随同我国改革开放深入发展,神州大地英语热持续升温;伴随我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和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全球范围汉语热方兴未艾。习语在语言中既然占有如此举足轻重的地位,想要学好语言作为交流工具,熟练掌握习语,自然是至关重要的环节。有鉴于此,编者数十年如一日,殚思极虑对英、汉习语进行对比研究,参阅了百余部国内外各种类型的词典工具书,博览了数以千计的英文书报杂志,先从浩瀚丰富的资料中爬罗剔抉,披沙拣金,再经精心删繁去芜,增阙补遗,既博采众长,又有所创新,终于编就了这部 500 余万字的大型双语工具书《汉英·英汉习语大全》(A Comprehensive Dictionary of Chinese-English Idioms with English-Chinese Translations),以飨读者。

本书所指的习语,乃就其广义而言。在所选收的 3.5 万余条汉语习语条目中,以定型的四字成语为主体,同时也广泛兼收三字或四字以上的其他成语、俗语、谚语、惯用语、歇后语以及一些广为流传的格言、警句和少数有生命力的诗词妙语,对于近年来新出现的含义新颖、言简意赅的固定词组,也酌予收入,如“参政议政”、“精神文明”、“与时俱进”、“一手硬一手软”等。再者,在所选收的 1.9 万余条英语习语条目中,也包含惯用短语、谚语、口语、俚语、方言、外来习语以及少数专用语和罕用语在内。总之,无论是条目、译文,抑或例证、注释,均力求做到广收博采,审慎允当。全书所选收的译文多达 19 万余条;所选编的例证共达 2.6 万余条;分别用英语或汉语阐述的注释计达 1700 余条。此外,本书还就某些易于混淆误译的习语,刻意编写了 400 余条辨析。本书内容全面,功能完备,有此一书在手,可说是相当于备齐了如下 6 部以不同名目命名的词典,即:《汉英成语大词典》、《汉英俗语、谚语、惯用语和歇后语词典》、《英汉对应习语词典》、《常用英语谚语词典》、《常用英语外来习语词典》和《汉英·英汉习语典故词典》,其实用价值显而易见,相信会受到海内外广大翻译工作者、英语教师、大专院校学生、锐意钻研英语的自学者以及潜心进修汉语的外籍人士等读者的欢迎。

本书倘能对促进东西方双向文化交流有所裨益,夙愿得偿矣。

在长期编著过程中,本书吸收、借鉴了中外许多有关工具书的优点,受益匪浅。其之得以及早付梓问世,还多蒙清华大学出版社的热忱帮助和大力支持,谨此一并深表谢忱。

为编好本书编者虽已极尽所能,无奈绌短汲深,书中讹误在所难免,敬请辞书界同仁和广大读者不吝赐教,多多提出批评和建议,以期再版时修订得更臻完善,是所至盼。

编著者

2005年6月于武汉大学

有关汉·英或英·汉习语(成语)的双语词典,海内外已编印过许多大小不同的版本。但是,像张学英先生和张会女士那样把汉英·英汉习语汇编成“大全”的,实为世上所罕有。这样的编排,无疑会给不同的读者从汉·英或英·汉习语的双向角度带来查阅、学习的极大方便,其实用价值是可想而知的。而这部鸿篇巨制对人们研究、比较汉语和英语习语之间的异同,也会有很好的学术价值。

汉语和英语均是历史悠久的语言。近一个多世纪以来,汉语和英语的交流日益增加。可以预料,汉语和英语必将成为世上众多人士越发重视的两大语言。而这两种语言中被称作“核心和精华”的习语,数量都异常繁多,人们均喜闻乐见,应用亦十分广泛。鉴此,全面深入地研究,比较汉、英习语的异同,仍是一个颇重要的课题。现应张学英先生多次邀约,借《汉英·英汉习语大全》(以下简称《大全》)的一页,先简略地论述汉、英习语在涵义、特性、结构、语源和设喻等方面的异同,然后谈谈本人对《大全》的几点感受,祈作引玉之砖,权作浅薄的序言。

一、涵义的异同

英语“idiom”一词,源自希腊语,基本概念是“特殊性的一种表现”。在现代英语中,它可分别表示:

- (1) 一个国家或民族所特有的语言,如 the French idiom = the French language(法语);
- (2) 一个地区、社会或阶层所特有的方言,如 the idiom of the Middle West(美国中西部地区的方言);
- (3) 一个作家或艺术家所特有的风格,如 Shakespeare's idiom(莎士比亚的语言风格);
- (4) 一种语言所特有的习用表达方式。

第(4)义是 idiom 最普通、最常用的意义。英语词汇中的“习用表达方式”——成千上万个习惯用语,我国英语界大都称作“习语”或“成语”。所谓“习语”(idioms),国内外许多辞书曾给过多种不尽相同的解释和界定:

——有的认为英语习语只包括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单词构成的固定词组,有的则认为英语习语还包括一些具有习惯用法的单词(如 cocky, soft 等)和俗谚(sayings and proverbs, 如 Actions speak louder than words“动嘴说不如动手干”);

——有的只把含有喻义或典故性的词语看作习语(如 break the ice“打破僵局”, bury the hatchet“重修旧好”),有的则把一些保存字面意义但结构固定的词组(如 make friends“交朋友”)和当代出现的习用词语(如 splash down“宇宙飞船在海洋中溅落”)也视作习语;

——有的把一些名词性的习用词组(如 mother wit“天生的智力”)和“动词(+副词)+介词”一类结构(如 put up with“忍受”)作“复合词”(compounds)处理,有的则把它们列为习语(idioms)。

由于研究和编著的目的和重点不相同,各个学者的看法角度不完全一样,赋予习语的涵义和处理习语的方式自然有所差异——有的范围宽些,有的范围窄些;有的侧重于这方面,有的侧重于那方面,这不足为怪。但总体看来,在“习用、定型、转义和整体化”等方面,大多数人对“英语习语”的理解和界说是比较一致的。从张氏《大全》收录的英语习语来看,是作了“从宽处理”的,即把凡是定型化、整体化的习用短语或短句都尽收其中。

汉语中与“idiom”相对应的定型化、整体化习惯用语,汉语界有多个不同的称谓,其中较多的称作“成语”或“熟语”,部分人叫为“习语”。如同英语界给“idiom”予以多种解释和界定一样,汉语界对“成语”、“熟语”等也有多种不尽相同的理解和界说,也有宽窄之分和新旧之别。“习语”一词虽然在汉语界并不常用,但为了研究和编写的方便,张氏《大全》把汉语中凡已定型化、整体化的习用短语或句子都视为“习语”,亦作“从宽处理”,即以定型的四字成语为主,同时广泛兼收三字或四字以上的其他成语、俗语、谚语、歇后语、格言、警句和近些年出现的一些含义新颖的固定词组。严格地说,各个名称之间是有一定的差异的。但我个人认为,张氏《大全》把汉、英语中习用、定型的词组或短句统称为“习语”,不失为一种能兼收并蓄、使《大全》名实相符的可取之举。

二、特性的异同

中外学者曾从不同的角度,对汉、英习语的特性作过多种透视,用过多个不尽相同的表述,如习用性与习语性,定型性与稳固性,整体性与完整性,精炼性与简洁性,历史性与典故性,民族性与地方性等。这里我们着重谈谈汉、英习语的习用性、定型性、整体性和精炼性。两者在这几方面的本质特性是基本相同的,或者说,是大同小异的。

(一) 习 用 性

顾名思义,习语即社会里相沿习用、口习耳闻、长期为大众所熟知的习惯用语。我们可以从空间和时间等角度来考察其习用性。

首先,从空间上看,习用性意味着习语应用的广泛性。作为语言的核心和结晶,习语大都在较广泛的范围内为各行各业的人所确认和运用。它们往往流行于多个地域,不像“方言”那样只通行于某一地区,也不像“行话”、“术语”那样仅仅为某一阶层或行业的人所使用,尽管不少习语是从方言、行话或术语中扩展、演变而来。无论汉语或英语,人们都可以从不同载体的作品或话语里看到、听到大量的习语。

从时间上说,习语的习用性还意味着使用的长久性。习语不是只存在于一个时代,而且存活在许多时代。例如,始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的“土崩瓦解”、初录于《左传·文公五年》的“华而不实”和首次被东晋陶潜使用于《归去来兮辞》的“欣欣向荣”等汉语习语,历经无数朝代而一直流传至今,其长久性可略窥一斑。同样,不少英语典故习语也有坚强的生命力,能够在漫长的岁月里被“活学活用”。例如,从《圣经》转译过来的“a drop in the bucket”(沧海一粟),“Pride goes before a fall”(骄者必败)和莎士比亚创造的“much ado about nothing”(无事生非),“speak daggers to sb”(恶语伤人)等习语,都还活跃在当代英语中。

一些含有古义词或废用词的习语,如在现代汉语中常用的“毋庸讳言”(“庸”的古义为“用”),“义愤填膺”(“膺”作“胸”解,仅用于此语);在现代英语中常用的“tit for tat”(“针锋相对”,tit和tat仅用于此语),“above board”(“光明正大”,board的古义为“桌子”),等等,均是部分习语具有顽强生命力的印证。

汉、英习语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而且一批批新习语在近现代还不断涌现,是因为它们具有精炼、形象、深刻的表现力,为人民大众所需要和喜爱。相对而言,由于英语习语的涵义较广,结构较多样,故其广泛性比汉语习语大。尤其是“动(副)介”式英语习语,从通俗的口语到严谨高深的科技论著,均有较高的使用率。而在长久性方面,由于汉语的历史较悠久,故汉语习语,尤其是典故性成语,更显得源远流长。

(二) 定型性

语言的发展与变化是普遍的、绝对的,语言的稳定性则是相对的。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习语的相对稳定性显得特别突出,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没有定型化就没有习语。

习语的定型性,主要指习语的结构形式是相对固定的,词素的位置不能任意变换,字眼不能随便改动。汉、英习语都有很强的定型性。先说说汉语成语的几个例子:“一清二白”不能改成“二清一白”、“二清三白”、“三清四白”,因为这里的一、二、三、四并不表示具体的数目。又如“车水马龙”这个成语中,“水”是对“车”加以喻说,“龙”是对“马”加以喻说,是说车马很多,来往不绝,形容繁华热闹的景象。这个成语不能说成“车龙马水”或“车马水龙”。若说成前者,就错把“龙”来喻说“车”和错把“水”来喻说“马”了;若说成后者,就把原来的两个主谓形式的并列结构换成一个主谓结构了,意思也很不好说。再如“相形见绌”,是指跟另一人或事物相比显得不足的意思,不能把其中的“绌”改动为“拙”。绌(chù),是不足、不够的意思;拙(zhuō),是笨、不灵巧的意思。

英语习语定型性的例子有:“by twos and threes”意为“三三两两”,但不可依照汉语说法改为“by threes and twos”。“burn a hole in one's pocket”虽然常指“(妇女)急于把钱花光”,但不能变为“burn a hole in her purse”,尽管西方妇女通常把钱放在“purse”(钱袋)里。“lose the [one's] way”(迷失方向)中的冠词或人称代词所有格不能略去,因为“lose way”是另一条习语,作“(船等)减速”解。

当然,习语的定型性不是绝对的。为了适应社会实践不断发展的需要和反映人们思想意识与语言习惯的变化,习语同其他词语一样,其内部结构也在不断发展演变着。汉、英习语的结构变化情况稍有不同。这里着重介绍三种情况。

1. 汉语中有数十条并列结构的成语是可以互换位置而不改变含义的。如:

千山万水——万水千山 博古通今——通今博古

异曲同工——同工异曲 背井离乡——离乡背井

还有少数非并列结构也可以变换次序。如:

大名鼎鼎——鼎鼎大名 以一当十——一以当十

但是,那些有先后、因果关系的并列结构是没有上述变化的自由的。例如,不能把“百发百中”说成“百中百发”,不能把“人云亦云”说成“亦云人云”。

英语中除了个别并列结构习语,如“soul and body”(全心全意)可以说成“body and soul”,又如“day and night”(日日夜夜)可以说成“night and day”,其余的极少能互换位置。

2. 英语习语中的“语法性变体”则是汉语所没有的。所谓语法性变体,就是根据一般的英语语法规则,部分习语中的单词随着语句的人称、时态等不同需要而产生的各种变体。例如,英语动词在应用中要使用相应的现在形式、过去形式或过去分词形式;有些习语中的名词也要随着“数”的需要而分别使用单数形式或复数形式;许多习语中的代词亦要根据不同的人称而改变其形式。试比较“make up one's mind”(下定决心)在下列句中的变体:

It's time to *make up your mind*.

They *made up their minds* to sell the house.

3. “修辞性活用”在汉、英习语中均较常见。所谓修辞性活用,就是为了渲染气氛或强调某种概念等修辞上的需要,在实际运用时简化、替换、分拆、扩充或倒装习语的某些组成成分。例如,英国作家高尔斯华绥在一部作品中曾把“A stitch in time saves nine”(一针及时省九针)改装成“A word in time saves nine”(及时说一句话可以免得以后多啰唆)。又如,毛泽东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一文中,套用“先斩后奏”这一成语,分别列举了“先奏后斩”、“斩而不奏”和“不斩不奏”等几种情况。再如,汉语的俗语“碰钉子”,人们可根据不同的语境,加上一些修饰词:“碰了一个大钉子”,“碰了个硬钉子”,“碰了个软钉子”等。这些灵活巧用的事例较多,大家可注意观察。诚然,这些修辞性的灵活运用大都是临时性的,原来的习语的

基本格式并不会因此而被淘汰。

(三) 整体性

习语的整体性,主要表现在它以整体来表示一定的意义,并且在语句中作为一个整体来应用。正如著名的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 of Current English* (1963 年版) 下的定义所说: “idiom—succession of words whose meaning must be learned as a whole.” (习语——必须作为一个整体来记取其含义的词组)。《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1988 年版) 在给“成语”下的定义中亦指出: “汉语成语有固定的结构形式和固定的说法,表示一定的意义,在语句中是作为一个整体来应用的。”

在学习和使用习语时,注意整体化这一特性,是十分必要的。不管构成习语的各成分在单独存在的时候表示什么意义,在习语中所表示的意义是集体的。换句话说,习语的意义不是构成成分意义的简单相加,切勿望文生义。以往曾有人把汉语成语“胸有成竹”错译成 “There is a bamboo in the chest”; 也曾有一位德国记者把英语习语 “catch a crab” (划船时一桨没划好) 误认为船员果真“抓了一只蟹”。这些都已成为语言学界熟知的笑柄。

按照习语的意义与其所含成分之间的各种相互关系,汉、英习语大致可分为保持字面义、含有引申义或具有转喻义等类型。这几个类型的习语,在整体性程度方面虽然有高低不同的差异,但它们的意义都不是组成成分的简单总和,而是高一级的概括或抽象化,只是概括或抽象化的高低程度不同而已。比如,保持字面义的英语习语 “break silence” (打破沉默)、“make sure” (弄清楚) 和可以从字面上加以解释的汉语成语 “道不拾遗”、“乘风破浪”等,它们的每个组成成分都保持着一定的词义独立性,其语义整体化的程度较低,但这些组成成分仍受到组合力量的限制,不能随意拼凑或更换,而且,它们往往表达意志、风尚或意识等抽象的概念。至于那些具有引申义或转喻义的习语,如 “be driven from pillar to post” (到处碰壁)、“It rains cats and dogs” (大雨滂沱) 等,它们所含的单词或多或少地失去了词义的独立性,统一构成一个完整的意义单位,其整体化程度无疑较高。

习语语义的整体性还表现在: 部分英语习语,尤其是“动(副)介”式习语,往往有一个与之相当的同义单词,如 back up—support (支持), look into—investigate (调查), hold out—extent (伸出), step up—enhance (提高) 等。难怪有些词书把它们作 compounds (复合词) 处理。汉语中的个别成语,在使用中可以简化,如“别人代庖是不对的”中的“代庖”是“越俎代庖”的节缩;“早已营就三窟”中的“三窟”是“狡兔三窟”的简略说法。这些简化了的成语实际上也变成了一个词。

在句法功能上,习语的整体性表现在: 除了谚语可以独立成句,或独立于句子之外,其他习语不管其内部结构如何,在语言的运用中都充当句子中的一个语法成分,或充当主语、谓语、宾语,或充当定语、状语、补语,其作用相当于一个词。鉴此,上面提及的习语 “break silence” 在 “He broke silence” 句子中,只可视为一个词,充当谓语,而不宜分析成一般的谓语和宾语。又如,“声东击西”是一个含有两个动宾结构的成语,但在“‘声东击西’是造成敌人错觉之一法”中,作为一个语义整体而充当主语。

(四) 精炼性

经过人们长期语言实践的千锤百炼,绝大部分习语都有明显的精炼性。它们大都短小精悍而又含义深奥,简洁明快而又富于表现力。例如,“as busy as a bee”,字数不多,但把一个人像蜜蜂那样“忙忙碌碌”、“忙得不可开交”、“干完一事又忙于另一事”等情形生动而明快地描绘出来了。又如,在 “get through” 这一习语中,through 含有“穿过”、“从头到尾”、“从一头到另一头”等意思,和 get 连用就可给人一种遭遇困难,和困难斗争,以及最后克服困难的形象,从而使人感到“尽力而为卒成”的毅力与气概。假若我们用它的同义词 complete,比如说,complete a task,那就仅仅平铺直叙地说明完成一项任务而已,很难唤起任何联想。

为了顺应整个英语结构的简化趋势,部分简短的习语还“精益求精”,具体表现在:

1. 一些习语中的冠词、介词、代词或其他词,在实际运用中可以省略,如 at (the) least (至少; 无论如

何), (in) back of (支持), pluck up (one's) heart (鼓起勇气), in (very) deed (实际上)等。

2. 一些习语中的组成成分可采用缩略语形式,如 cash on delivery (货到付款)可略作 COD 或 c. o. d.。英语中还常常使用一些源自拉丁语短语的缩略语,如 v. v. = vice versa(反之亦然)等。

3. 一些分写形式的习语变成了连写形式或用连字符连接的单词或复合词,如 in doors 变成 indoors (在室内), down the stairs 变成 downstairs (在楼下), to morrow 变成 tomorrow 或 to-morrow(明天), of the clock 变成 o'clock(点钟)等。

汉语中部分习语也有类似的简化现象,或裁去个别虚词,或裁去个别实词。例如:

孤陋而寡闻 → 孤陋寡闻

狡兔有三窟 → 狡兔三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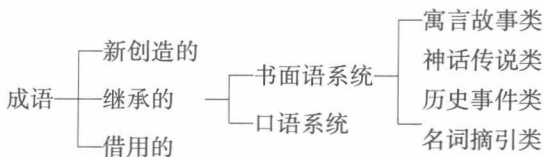
欲速则不达 → 欲速不达

有志者事竟成 → 有志竟成

此外,部分汉语习语本来就是从一些寓言故事、神话传说或历史事件中,用融化、综合和概括等方式精炼出来的,如众所周知的愚公移山、叶公好龙、黔驴之技、一枕黄粱、世外桃源、城下之盟、初出茅庐、草木皆兵等。它们也体现出习语的高度精炼性。

三、语源的异同

马国凡先生的《成语》一书(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把汉语成语形成的来源归纳如下:



这个归纳表较全面、简明,不仅对汉语成语和其他习语较适合,而且对英语习语语源的分类也较适合。两者不同的仅是某些类别的数量多寡和范围宽窄而已。总的看来,英语借用的习语和口语系统的习语较汉语多;而汉语新创造的习语和书面语系统的习语较英语多。

在学习、使用习语时,若能了解习语的一些来源和背景知识,可以加深对习语的理解和记忆,提高运用习语的准确性,并有助于了解一些有关的民族文化,扩大知识面。下面大致按马先生的语源分类法作些介绍。

(一) 新创造的习语

我们在前面已说过,习语是语言实践中约定俗成、相沿习用的定型化词组,它们在结构、语义和功能等方面都有相对的稳固性。然而,为了适应社会经济生活不断发展的需要,为了反映人们思想意识与语言习惯的变化,习语和其他词语一样,也在不断发展演变着。既有新生的,也有消亡的;既有语素的增减,也有语素的互换;既有语义的变化,也有词性的转化。这里说说新生习语的几种方式方法。

1. 利用原有的词或词素新构成的习语,例如:

一穷二白,改天换地,多快好省,争分夺秒,戒骄戒躁,
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南水北调,拨乱反正,参政议政。

at risk (危机四伏)

brain drain (人才外流)

churn out (粗制滥造)

shoot full of holes (百般挑剔)

carrot and stick (软硬两手)

hold time (延迟倒数)

2. 改换原有习语中的个别成分而构成新的习语,例如:

同床各梦 —— 同床异梦

千兵万马 —— 千军万马

家至户晓 —— 家喻户晓

趋炎附热 —— 趋炎附势

信口开合 —— 信口开河

go [drift] with the stream (随波逐流)

stir a finger [hand] (尽举手之劳)

far apart [away] (天南地北)

have an [the] edge (on) (略胜一筹)

show [go through] one's paces (一显身手)

(上述各例[]号内的是新的替换词。)

3. 改变词的位置而构成新的习语形式,例如:

石烂海枯 → 海枯石烂

深根固柢 → 根深柢固

相逢狭路 → 狭路相逢

每下愈况 → 每况愈下

body and soul → soul and body (全心全意)

ins and outs → outs and ins (里里外外)

turn back the clock → turn the clock back (倒行逆施)

give sb line enough → give sb enough line (欲擒故纵)

(二) 继承的习语

习语的继承,有两个大的系统,一是书面语系统,一是口语系统。汉语的四字成语和英语的典故性习语大都源自书面语系统,汉语和英语的俗谚、俚语和其他习用语大都源自口语系统。

书面语系统来源的汉、英习语(成语)有四类:

1. 来源于寓言故事。汉语方面大家熟悉的例子有:

愚公移山 (《列子·汤问》)

叶公好龙 (刘向《新序》)

自相矛盾 (《韩非子·难势》)

鹬蚌相持,渔人得利 (《战国策·燕策二》)

英语方面大家熟悉的例子大都转译自希腊和法国的寓言故事,如典出《伊索寓言》的有:

Androcles and the lion (善有善报)

The camel going to seek horns lost his ears (偷鸡不着蚀把米)

the cat and the cock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pull the chestnuts out of the fire (火中取栗)

2. 来源于神话传说。汉语方面的典型例子有:

夸父追日 (《山海经》)

为虎作伥 (《正字通》)

世外桃源 (《桃花源记》)

一枕黄粱 (《枕中记》)

英语方面较典型的例子大都转译自希腊神话,如:

change like Proteus (变幻无常)

Orestes and Pylades (患难之交)

the heel of Achilles (致命弱点)

the sword of Damocles (大祸临头)

3. 来源于历史事件。

历史上的一些事件,常被概括为一个成语(习语),这个事件本身的意义或由此而引申的意义就作为成语(习语)的意义。汉语方面的例子有:

取而代之 (《史记·项羽本纪》)

草木皆兵 (《晋书·苻坚载记》)

纸上谈兵 (《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初出茅庐 (《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

英语方面的例子有:

Bataan death march (九死一生)

Pyrrhic victory (得不偿失)

cross the Rubicon (破釜沉舟)

like the Black Hole of Calcutta (又闷又热)

4. 来源于作品的名句。

汉、英语作品中都有一些名句常被广泛引用,有的名句原封地使用,有的改变了意义或结构来使用,最后以习语(成语)的形式固定下来。汉语方面的此类成语主要源自历代的诗词歌赋,部分出于其他著名作品,例如:

水落石出 (苏东坡《后赤壁赋》)

拖泥带水 (严羽《沧浪诗话》)

自知之明 (《老子·三十三章》)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诸葛亮《后出师表》)

英语方面,莎士比亚的著作可谓是英语习语最丰富、最地道的文学源泉。莎翁在他的世界名著中,不仅记录了大批以往流行的习语,而且自创了不少为后人所公认的习语,例如:

wear one's heart on one's sleeve (开诚布公)

sweet and twenty (妙龄女郎)

lie in one's throat (当面扯谎)

take the wall of (占上风)

源出基督教《圣经》的英语习语为数不少。例如:

beat the air (徒劳无功)

handwriting on the wall (不祥之兆)

sheep that have no shepherd (乌合之众)

Scales fall from one's eyes. (恍然大悟)

此外,其他的英语作家和诗人,如弥尔顿、丹尼斯、拜伦、狄更斯、斯蒂文森等,也有一些名句成了习语。

口语系统来源的汉、英语(习语)种类繁多,几乎涉及人民大众的经济生活、社会活动和人体器官的方方面面,数目庞大,尤其是那些俗谚、俚语更大量流行于大众的口语中。诚然,部分源自口语的习语已被书面语所广泛使用,难以泾渭分明地划分为口语或书面语。限于篇幅,这里暂不展开讨论。

(三) 借用的习语

在社会的发展进程中,汉语和英语均从别的语言中吸收了大量的习语,渠道有所不同,方式也有所区

别。概括起来,借用的汉语习语与英语习语有两点较大的差异:

1. 在数量上,英语借用的习语比汉语借用的习语多。由于历史的原因,英语本身的大部分词语是从外国语转借过来的,尤其是希腊语、拉丁语和法语中的大量词语融入到英语中,成为英语习语的重要源泉之一。汉语虽然也从外国语中不断吸收了一批批词语,但基本上是在汉语自身的基础上演变和扩展起来的,故外借的习语为数不多。据陈文伯先生估计,“外来成语不超过汉语成语总数百分之一,数来数去也不过几十条。”(见《英语成语与汉语成语》第11页,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2年版。)

2. 在形式上,汉语基本上通过音译、意译或音意兼译等方法,尽量使借用的习语在结构形式上具有汉语成语的特点:或取材于外国作品,用汉语词概括为成语,如“一厢情愿”取材于求那毗地译的《百句譬喻经》;或以被借用的素材为依据,按汉语成语的要求加以改造、创新,如“四大”、“苦海”、“一尘”在意义上超越宗教(佛教)范围的同时,使之成为“四大皆空”、“苦海无边”、“一尘不染”;或采用直接的意译,如译自佛教的“不二法门”、“不即不离”等。

英语借用习语的结构形式有多种,除了译借过来的外国习语外,为了修辞等特殊需要,英语中还直接采用了一些未同化的,即保留原拼写和读音形式的外国习语,如拉丁语习语 *ad summam* (总而言之)、法语习语 *Les murailles ont des oreilles*. (隔墙有耳)、意大利习语 *con amore* (精神饱满)、希腊语习语 *hoi polloi* (乌合之众)、德语习语 *Neue Besen kehren gut*. (新官上任三把火)等。此外,一些英语短语中夹杂个别外国词,形成一种“英外混合习语”,如 *have not an iota of* (没有一点儿)中的 *iota* 系希腊语的第九个——最小的一个字母;*maintain the status quo* (维持现状)中的 *status quo* 系拉丁语,意为“现状”等。

汉、英两大语言在近一百多年日益密切的交流中,互借习语的现象亦时有发生。例如,英语从汉语吸收了 *lose face* (丢脸)、*paper tiger* (纸老虎)等习语;汉语从英语吸收了“旧瓶装新酒”(new wine in old bottle (s))、“鳄鱼眼泪”(crocodile tears)等习语。

四、结构的异同

汉、英习语的结构形式多种多样,人们的看法和说法也不尽相同,要详加剖析和比较是相当困难的。但是,在学习使用习语中,在编纂习语辞书时,适当地了解各类习语的结构形态,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从近些年出版的一些辞书来看,不少的编著者对习语结构的研究越来越深入,对习语的处理越来越细致,其效果自然越来越好。比如,英语学界所熟悉的《牛津高级英语辞典》,把旧版本的“do good”分之“do good”(做好事)与“do (sb) good”(对(某人)有好处)两条,这就更科学、更精确地反映了这两条习语的内在于其含义。

马国凡先生在《成语》(p. 171)中指出,汉语成语的构造,一般可从音节数目、构成成分或语法结构等三个角度进行分析。就汉、英习语(成语)而言,从音节数目这个角度来分析比较,似无多大的必要,因汉、英语是分属两个完全不同语音体系的语言。故此,这里着重从构成成分和语法结构两个角度对汉、英习语的结构,尤其是英语习用短语和汉语四字成语,进行概略的分析比较。

虽然汉语和英语分属两种不同语系的语言,但作为两种语言中定型化、整体化的习用短语和短句,在结构形式上都有相对的定型性,在组成成分上都有明显的简洁性,这些均是汉、英习语在外在结构方面颇为相同之处。在内在结构方面,由于汉语是象形文字,英语是拼音文字,两者的字形不同,而且两者的语法也有不少的差异,故两者中的习语自然有所区别。但是,若“透过现象看本质”,汉、英习语在结构方面还是有许多相似之处的。

汉、英习语的内在结构都相当繁杂、多样。让我们先看看英语习语的内在结构。从语法结构的角度看,英语习语可分为句子、从句和短语三类结构形态,每类结构形态下面可再分为若干种结构类型或形式。下面分别列表举例说明。

(一) 习用句子的内在结构及例子

习用 句子	简单句	陈述式: The game is not worth the candle. (得不偿失。)
		问语式: What is your business? (有何贵干?)
		祈使式: Let sleeping dogs lie.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感叹式: Bless you! (长命百岁!)
	并列句	陈述式: Art is long, life is short. (人生短暂,艺海无边。)
		祈使式: Hear much, speak little. (多听少说。)
	复合句	陈述式: When three know it, all know it. (三人知,天下晓。)
		问语式: Why ask the Bishop when the Pope's around? (面前就是佛,何必远烧香?)
		祈使式: Make hay while the sun shines. (打草趁天晴。)

(二) 习用从句的内在结构及例子

习用从句	副词性习用从句: as the day is long (一天到晚)
	名词性习用从句: how the land lies (情况如何)

(三) 习用短语的内在结构及例子

习用 短语	动词短语	动宾式: follow the trail (跟踪追赶)
		动状式: fly high (飞黄腾达)
		动宾状式: sell one's life dearly (死得够本)
		动宾补式: make ends meet (量入为出)
		动动式: hear say (听人说起)
		动(副)介式: stand over (密切注意)
		catch up on (赶时髦)
	介词短语	系表式: be better off (境况更好)
		以介词结尾式: with regard to (关于)
		以非介词结尾式: on foot (步行)
	名词短语	定名式: new blood (新生力量)
		名定式: the body politic (国家)
		定名定式: the good man of the house (一家之主)
		名名式: snow job (自吹自擂)
	形容词短语	形介式: familiar with (精通…的)
		形状式: wet behind the ears (乳臭未干)
		形形式: short and sweet (简短扼要的)
		比较式: as hard as nails (冷酷无情的)
	副词短语	副介式: far from (远远不)
		副状式: down in the mouth (垂头丧气)
		副副式: over again (再一次)
		比较式: as quick as lightning (一闪而过)
	连词短语	成对式: both ... and ... (既…又…)
		重复式: now ... now ... (时而…时而…)
		组合式: if and when (万一)

上列各式习语中,有一部分内在结构还可以再进一步细分,如“动(副)介”式习语,可以根据其动词是

及物的或不及物的,和后接的是副词或介词,再细分为下列6种内在结构:

- | | | |
|----------------------|--------------|---------|
| (1) 不及物动词 + 副词: | boil over | (怒发冲冠) |
| (2) 不及物动词 + 介词: | go into | (探究) |
| (3) 不及物动词 + 副词 + 介词: | look down on | (白眼相看) |
| (4) 及物动词 + 副词: | scale down | (弄小) |
| (5) 及物动词 + 介词: | put off | (使…倒胃口) |
| (6) 及物动词 + 副词 + 介词: | take out on | (向…发泄) |

“动(副)介”式习语是英语特有的一类习语。它们形式简单,构造方便,语义形象、生动、浅显,顺应现代分析性英语语序和语义变化的需要。故此,它们的数量之多,含义之丰富,运用之广泛,都是其他各类习语所不能比拟的。另一方面,它们的结构形态虽然简单,但用法变化多端,而且各种辞书称呼它们的名目繁多,编排方法也各有千秋,成了英语学习研究中颇为困难的课题之一,应予特别关注。

汉语习语的内在结构,同英语习语基本相似,可分为句子、分句和短语三大类,各类也可进一步细分为若干种、若干式,其中大部分与英语习语相同,少部分与英语习语不同,或为英语习语所没有的。这里不一一列举,只说说四字格成语的情况。

唐启运先生在《成语、谚语、歇后语、典故概论》(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中指出,汉语成语的普遍格式是四字格。四字格化是汉语成语产生和发展的总趋势。人们在长期相沿习用中,采用截取、剪裁、加词、换字、融化、综合和概括等方式,创造了为数众多的四字成语。有的学者称四字成语为汉语的“核心的核心”。四字格之所以成为成语的普遍格式,原因之一是它节奏鲜明,声律铿锵,音调和谐,富有音乐美和旋律感,所以四字格成语是人们喜闻乐见、富有生命力的一种习语;原因之二是它们结构形式的多样化,不但可以表示各种各样较复杂的概念,而且能够表示相对完整的意思。唯其如此,四字格能够在比较广阔的基础上把词组成丰富多彩的成语,这也就是四字格成语成为普遍性的格式的语法原因。

汉语语法结构的各种关系,许多都可以在四字格成语的结构形式中看到:

1. 主谓关系:

(一主一谓)众星捧月,鹤立鸡群,文如其人,马不停蹄

(二主一谓)风雨交加,黑白分明,智勇双全,鱼龙混杂

(没有主语而只有谓语)视而不见,华而不实,不言而喻,似是而非

2. 联合关系:

(两个主谓形式的联合)海枯石烂,家喻户晓,山高水长,民富国强

(两个偏正形式的联合)赤手空拳,雄心壮志,良师益友,一心一意

(两个动宾形式的联合)节衣缩食,呼风唤雨,改天换地,通情达理

(两个双音词的联合)光明磊落,繁荣昌盛,光辉灿烂,慷慨激昂

3. 偏正关系:一孔之见,自知之明,豁然开朗,落落大方

4. 动宾关系:震撼人心,崭露头角,别具一格,叱咤风云

5. 述补关系:重于泰山,掉以轻心,持之以恒,应付裕如

6. 兼语式:引狼入室,发人深省,调虎离山,积少成多

7. 连谓式:见义勇为,打草惊蛇,含沙射影,哗众取宠

从上面列举的情况可以看到,汉、英习语的内在结构是有同有异的。诚然,汉语中还有一种特有的习语——歇后语,是英语所缺少的。歇后语一般是由前后两个部分构成的,前一部分用来对某一事物、动作或状态加以比喻、形容或描绘,后一部分用来对前一部分所说的意思加以解说或点明,是歇后语主要意思所在的地方。歇后语是一种现成的、固定的句子,前后两个部分由于不同的联系而构成单句或复句。

构成单句的例子:

兔子尾巴——长不了。